

太白醉寫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太

蘇州工業學院圖書館

白藏醉章

主 演 蘇 振 飛
編 寫 許 寅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太 白

俞 振 飛 先
許

上海人民美術

上海鉅鹿路七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

攝 影 張

美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上 海 市 印 刷

開本 787×1092 1/40

1958年4月第1版1958

印數：00,001—

統一書號：T8081·

這本紙本定價0.2

演 員 表

劇 中 人	扮 演 者
李 太 白	俞 振 飛
高 力 士	華 傳 浩
唐 明 皇	周 傳 瑛 鄭 傳 鑑
楊 貴 妃	張 嫻 張 洵 澎
念 奴	張 世 萼 華 文 漪

前 記

〔太白醉写〕（又名〔吟詩脫靴〕）是昆曲的一个傳統剧目，原系明人吳世美所作〔惊鴻記〕里的一折。它所描繪的是有关我国唐代大詩人李白的一个故事，梗概如下：唐朝开元年間，有一天，唐明皇与楊貴妃同在御花园中欣賞牡丹名花，欲命梨园子弟謳歌助兴，又嫌旧乐詞不好，所以宣召翰林院学士李白进宮，撰写新詞。李白宿醉未醒，帶醉入宮，在明皇、貴妃之前立草清平調詞三章；并且把那个威权重于一时、炙手可热的高力士大大戏耍了一番，最后还要高力士为自己脫靴。

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开始見于唐朝人章叡所著的〔松窗录〕中；其后，新旧唐書中也都有类似的記載，不过沒有〔松窗录〕那么詳細。

关于〔醉写〕这件事，〔松窗录〕是这样叙述的：

〔开元中，禁中初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指唐明皇）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馬名），太眞妃以步輦从。詔特选梨园弟子尤者，得乐十六部。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詞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进清平調詞三章。白欣然承旨，犹苦宿醒未解，因援笔賦之。（詩略）龟年遽以辞进，上命梨园子弟約略調撫絲竹，遂促龟年以歌。〕

关于高力士「脱靴」一事，「松窗录」中也有記載，不过并不是发生在醉写清平詞的时候，象这个戏中所表演的那样罢了。

「吟詩」「脱靴」这两个故事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外加又发生在象李白这样偉大的詩人身上，所以千百年来一直在我国民間广泛流傳。到了吳世美手里，他更以自己丰富的想象，巧妙地把它們联系起来，揉合在一个剧目里。这样，一方面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这位詩人的豪迈不羈的性格和蔑視权势的品質，一方面又充分表达了我国人民热爱忠良和憎惡奸佞的感情；所以这个戏不仅在当时就得到了大家的欢迎，而且能够一直流傳到現在。

俞振飞先生这个戏是由沈月泉老先生亲自傳授的。沈月泉則直接学之于他的父亲、昆曲前輩沈寿林。沈寿林老先生对这个戏曾經下过很大的苦功。到了沈月泉这一代，他們又不断地加以丰富提高。俞振飞先生早在二十年前就把这个戏学会了，可是在四十岁以前，他怕自己「火候」不到，始終不敢露演，一直到1942年他四十一岁那年，才第一次演出于上海「蘭心劇場」（即現在的艺术劇場）。十多年来，他边演边加工，也在它身上花費了不少的心血。过去大家一提到俞振飞的拿手好戏，無論內行外行总首先推崇「販馬記」。可是俞先生自己，他最喜欢的却是这出「太白醉写」；其次是「断桥」「惊夢」「琴挑」；再其次才是「販馬記」。他認為不論就戏的「风格」來說，还是就戏的「氣質」來說，「醉写」都远远胜过「販馬記」。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在这个戏上所下的功夫也远远超过别的戏。現在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將它整理出版，通過這本小冊子，讀者將能欣賞到俞先生的表演藝術的一部分精華。

在這裡還應該向讀者說明：這本畫冊裡面所蒐集的相片，是在兩場戲中分別拍攝的，所以其中的配角除了華傳浩先生的高力士以外，前後都是由兩人分飾的：唐明皇前為周傳瑛，後為鄭傳鑑；楊貴妃前為張嫻，後為戲曲學校學生張洵澎；念奴前為浙江昆蘇劇團張世蓀，後為戲校學生華文瀾。

寅 誌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李白上念：昨夜阿誰扶上馬，今朝不醒下樓時。

李白正在醉鄉之中，忽听唐明皇宣他到沉香亭見駕，心里老大不願意，所以双眼迷离，慢吞吞地一步一步挨上場。在念完這兩句詩以后，接着就是三笑：第一笑抖右袖退左足；第二笑抖左袖退右足；第三笑一面抬兩手慢慢捋鬚，同时兩腿微微后退，上身微微搖擺，彷彿站立不穩。这几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簡單，但要演好却不容易：必須全身——特別是腿弯放松，不能緊張，稍有緊張，动作就会僵硬，既不美，又不能細致地刻划出角色的醉意。俞先生所以能演得如此瀟灑嫵媚，主要就是因为他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肌肉和关节的緣故。





高力士：李老先請了。

李 白：高力士！

高力士：唔！（吃了一驚）

李 白：聖上召我何干？

高力士見李白來了，知道他是唐明皇非常器重的一個人，所以不惜自降身價上前巴結，稱李白為「老先」（古時候稱「老先」就等於現在稱「老兄」）。誰知李白生平最看不起的就是這種狐假虎威、狗仗人勢的奴才，所以一聽高力士喊他「老先」，心裡就有了氣，因此連正眼也不朝他看一眼，就拉長嗓門喊了一聲「高力士」。這一声「高力士」對這個高力士說來，是非常陌生的；因為平常除了明皇、貴妃之外，那怕一等一的大官也不敢當他的面直呼其名。李白這一叫，不由得他不吃驚。



高力士：噫
怎么！你
叫咱的名
字！

李白：叫
了你的名
字便怎
样？

高力士見
这个「秀才官
兒」這等「放
肆」，不禁勃
然大怒，馬上
提出責問。
李白却滿不
在乎，笑嘻嘻
地反問「叫了
你的名字便怎
樣」。一個氣勢
汹汹，一個若
無其事：兩相
對照，更顯出
了李白的從容
和高力士的猴
急。





高力士：你不晓得俺
高常侍的虎威？

李 白：嘿！什么虎
威？嘻嘻……（冷
笑）

高力士：你听着：太
子称咱为兄，諸王
呼咱为翁；就是那
些駙馬宰相也要叫
咱一声公公。你不
过是个秀才官儿罢
了，这等放肆！可
惡！了不得啦！



高力士又碰了一鼻
子灰，更加冒火，便自
标身价，对着李白背了一
笔流水帳。其实他說的
都是事实，并非吹牛，
而李白却不断冷笑，甚
至連眼皮也不抬一抬。

李 白：（提高嗓子）高力士！

高力士：你！怎么越叫越响了？

李 白：我李老爷有事来问你，你便说。

高力士：倘没有事呢？

李 白：若没有事，咄，切莫要扯这宽皮！哈哈……
（扬声大笑）



李白听高力士說了一大通，又气又好笑：「你不許我叫，我偏叫。」于是再提高喉嚨喊了一声高力士。这一声叫得比前一声更加响。不仅如此，他还要高力士听他的吩咐，完全把他当做一个奴才来对待。在說完「切莫扯这寬皮」以后，他一面揚声大笑（与上面的冷笑作对照），一面手舞足蹈，旁若无人，自顧自往里便走。这样一来，就把这个詩人蔑視权貴的傲骨正气和放浪豪迈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鮮明；相形之下，高力士这个奴才就更显得卑下渺小。俞振飞和华傳浩兩位先生在这里都有非常精采的表演。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俞先生的笑。在这一段的表演中，李白有时冷笑，有时狂笑，有时干笑，从笑声中充分流露出他对高力士的輕蔑。如果笑得不好，千篇一律，就表达不出角色感情的細致的变化。俞先生有一条好嗓子，能够笑出各种花样来，所以他的笑在戏曲界是有名的。在这个戏里，俞先生也运用了他的这一特長，恰如其分地把李白的辭意与对高力士的輕蔑結合了起来，給观众以深刻的感染。





李白見駕之后，唐明皇就命高力士搬錦轎賜坐。高力士沒法只得照搬。當他在搬椅子的时候，李白笑嘻嘻地看着他，好像在問：尊駕高常侍的虎威到哪里去了？高力士被他看得狼狽不堪，露出一面孔尷尬相。在這張照片里，俞先生滿面都是戲：嘻皮笑面，帶着幾分孩子似的天真；一雙眼睛，似矇矓又似得意，給高力士以很大的壓力。



唐明皇：卿从何处来，跌宕沉醉乃尔？

李 白：臣昨夜見風清月朗，
在那酒肆中連飲了五百餘觴，
至今猶苦宿醒，死罪吓死罪！

這兩張照片是李白在回答唐明皇時的姿式。第一張李白恰巧在說前半句「臣昨夜見風清月朗」；所以右手捋鬚，左手平舉，昂首望天，同時兩眼睜大（這是李白在這個戲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睜大眼睛），春風滿面，一臉開朗之色。這一方面是為了照應「風清月朗」這四個字，一方面也是為了告訴觀眾，李白昨天晚上這一頓酒喝得十分痛快，所以在今天提起來還感到得意。第二張是在說「在那酒肆中連飲了五百餘觴……」；因此右手張開，露出五個手指以示五百之數，同時雙眼復歸矇眊，重現醉意。



唐明皇：朕召卿来非为别事。想牡丹为花王，妃子是绝色，卿是奇才；今二美既具，似不可少卿。意欲令卿草清平词三章，恐卿醉后，未能立就。

李 白：臣生平但得斗酒便挥百篇，今凭余醉，正好赋诗。





上站了起来（見駕时下跪），指手划脚，意思似乎在說：你太小覷我了，醉后不能賦詩，还算什么酒仙！



唐明皇見李白酒醉，怕他推辭，所以出言相激。果然，李白一听明皇說「恐卿醉后，未能立就」，立即回答「臣生平但得斗酒……」；并且一面說一面从地